



「國潮」的背後：中華民族文藝復興大步前行

蔣述卓

在全球化浪潮中，一股源自中國的文化力量正在悄然崛起，這就是「國潮」現象。「國潮」不僅是一種時尚潮流，更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覺醒的重要標誌。這一現象背後，反映的是中華民族對自身文化價值的重新發現和肯定，是民族文化復興的重要信號。

「國潮」的「國」代表中國、傳統，而「潮」則代表潮流、時尚、現代。簡言之，「國潮」是指將中國傳統文化元素與現代設計理念、時尚潮流相結合的創新表現形式。它既不是對傳統的簡單複製，也不是對西方的盲目模仿，而是在深刻理解傳統文化精髓基礎上，使中國傳統文化得到珍視並實現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。

「國潮」的興起並非偶然。改革開放初期，中國社會曾一度出現對西方文化的崇拜和模仿，本國文化相對邊緣化。而文學中的「尋根」熱掀起了向傳統的挖掘，開啟對傳統文化的反思，上世紀九十年代後期出現的「國學」熱，也預示了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視。隨着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升，特別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後，年輕一代開始重新發現傳統文化的價值。

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會是一個重要轉折點，張藝謀的北京八分鐘以及奧運開幕式的大型表演，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魅力。此後，「國潮」逐漸從零星現象發展為普遍潮流，特別是在二〇一〇年後隨着社交媒體的普及而加速傳播。二〇二二年的冬季奧運會更是將傳統文化的轉化表現得十分出色，是又一個「國潮」里程碑式的體現。比如傳播奧運會火種的火種燈就是從漢代長信宮宮燈的造型

轉化過來，加上現代的設計理念而形成的。國家跳台滑雪中心的造型就根據中國古代的玉器「如意」造型轉化而來，連「冰墩墩」的設計也包含着傳統文化的喜慶和吉祥的因素。

在中央電視台，推出了《中國詩詞大會》《大唐詩人傳》《我在故宮修文物》《如果國寶會說話》等等節目，在大眾中產生了熱烈的反響。在時尚服飾領域，漢服復興運動是最典型的代表。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穿着改良漢服走上街頭或參加各種節慶活動，各大品牌也紛紛推出融合傳統紋樣和現代剪裁的「新中式」服裝。李寧、太平鳥等國產運動品牌成功將中國元素融入設計，在國內外市場獲得認可。在美妝領域，故宮文創推出的彩妝系列、百雀羚等國貨品牌的復興，都體現了傳統美學與現代科技的完美結合。這些產品不僅在設計上運用了中國傳統色彩和圖案，在成分上也常採用中草藥等傳統元素。故宮博物院開發的各類文創產品，如「朕知道了」膠帶、「千里江山圖」系列文具，既保留了文物精髓，又賦予了現代實用功能。各地博物館也紛紛效仿，讓沉睡的文物「活」起來。鄭州歌舞劇院的《唐宮夜宴》，中國東方演藝集團的《只此青綠》，深圳歌劇舞劇院的《詠春》，中國國家話劇院推出的音樂話劇《受到召喚·敦煌》等等，都是「國潮」的創新實踐。

「國潮」體現了文化自信的覺醒和青年人對中華文化的高度認同。「國潮」既包含對傳統文化的敬意，又體現了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，是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的「活態傳承」。「國潮」的興起與流行，不是簡單的回歸傳統，而是通過現代視角重新解讀傳統，使其煥



◀漢服愛好者在成都市雙流區「瞿上田園」景區遊玩。新華社

發新的生命力。

在「國潮」的背後，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、走向中華民族文化復興的大步前行。「國潮」極大提升了國家文化軟實力，增強了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，如李子柒的中國飲食文化的國際傳播，科幻作品與影視作品《三體》《流浪地球》等在國內外獲得空前成功，等等；它促進了文化產業轉型升級。據相關統計，故宮文創年收入已超過十五億元，帶動了整個文創產業的發展。動漫《哪吒之魔童鬧海》可以一次性突破一百五十多億的票房價值。這種「文化+產業」的模式，正是文化強國建設的重要路徑。「國潮」還激發了全社會的文化創新活力。隨着「國潮」產品出口和跨境電商的發展，越來越多的外國消費者接觸到中國文化。漢服、茶道、書法等通過「國潮」形式走向世界，成為中國文化「走出去」的新載體。在「國潮」帶動下，越來越多的年輕人

大大豐富人民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，也為文化強國建設提供新動能。最近，習近平總書記在《求是》二〇二五年第八期上發表了《加快建設文化強國》的文章，指出「建設文化強國，事關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全局，事關中華民族復興大業，事關提升國際競爭力」。未來的「國潮」將呈現更加美好的發展趨勢，會從表層符號運用向深層文化內涵挖掘轉變，從單一產品創新向生態系統構建拓展，從國內市場為主向國際影響力提升邁進。要實現「國潮」的可持續發展，需要多方共同努力。政府應加強政策引導和知識產權保護；企業應注重文化內涵挖掘和設計創新；教育機構應加強傳統文化和現代設計的跨界人才培養；消費者則應提高文化鑒別力，支持真正有創意的「國潮」產品。只有形成全社會合力，「國潮」才能從一時潮流發展為持久的文化復興運動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堅實文化支撐。

登泰山記



准風物談
胡竹峰

天，不管不顧，無法無天，卻依然簡潔安靜。

山太大，映襯得水格外淺，溝溝壑壑盈盈一窪清流，不像四月天。或許因為泰山太老，臨近穀雨兀自帶着三分白露的秋意，讓我第一回體會到秀色蒼茫。車蜿蜒而東又曲折向西，騰挪之間，只是一路向上向前。地勢慢慢高了，迎面風涼，果然高處不勝寒。

南天門前人南來北往，來來往往，不知道這些人來此作甚。有人來此封禪，有人來此登高，有人來此為名，有人來此逐利，有人來此求子，有人來此安心……一時頗有些感慨：

上上下下，熙熙攘攘。
浮雲遮望眼，作繭縛皮囊。
逐流棄己，為何而忙？
心懷蒙塵垢，眉目泛空茫。
朝朝暮暮還高閣，
覓覓尋尋忘路航。
且向泰山賒月色，
靈台拂拭見神光。

我的血脈裏有渤海與泰山的，外祖母堂屋那副對聯好像刺在前胸後背：

皖水洋洋源歸渤海，
泰山岌岌支發滄陽。

時間太久，久到不知多少年。想像那些個先人，拖家帶口，一路南行，逐水而居，村落日常。他們的行囊，或許有塊泰山石，一定有塊泰山石。

幾回想起心想帶走一塊泰山的石頭。泰山石敢當，古人說泰山石祛風、防水、辟邪、止煞、消災、可壓一切不祥，所謂「師猛虎，石敢當，所不侵，龍未央」。

書架置一塊泰山石，泰山就在我家了。到底着相，於是破執，一花一草一葉一木也沒有帶走。但我知道，從此泰山就刻在了心底，給我星辰可摘的氣魄，給我惟天在上的莊嚴，給我置身霄漢的快意，給我仰觀俯察的品藻，給我天地同攸的凜然。

恰好身上佩戴有一枚高古玉，後人稱為三才環。三才者，天地人。掌中三才環溫潤如春日

的地氣，恍惚觸到先祖行囊裏泰山石的棱角。輕撫環身，這是秦漢舊制啊。憑此一物，走在泰山，分明感覺天地人就此共通，心思頓時陶然頓時曠達頓時駘蕩。

泰山的好，第一好在石刻，凹痕裏積着前朝日色。岱頂大觀峰的碑刻各有佳妙，「五嶽獨尊」更是眾星捧月，我偏偏對古越卧龍山樵子張泰那一句「我對青松雲作伴」情有獨鍾，難得閒適在焉。

泰者，大也，泰山雖大，豐隆不臃，巍峨自有清癯，偏偏骨相在焉，這是泰山的稟異。石頭是山之骨，土地是山之肉，流水是山之筋。有山豐腴，肉相肥焉；有山嶙峋，脫略骨相。不如泰山如此骨肉相間。

身在此山，心在此山，第一念及的古人不是秦始皇，亦非漢武帝，而是班超。史書說他燕領虎頭，飛而食肉，有萬里侯相。斯評也能用來形容泰山，如此方才是祭天之地，如此方才是大靈之地。

上到峰頂，登高遠望，極目之下，心裏一眼見到黃河。子在川上曰：「逝者如斯夫」，總疑心當年夫子是站在黃河邊發此感嘆的。

黃河濁浪未改河聲，泰山濃綠不脫骨相。

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，筆者登泰山而小自家。實在，不登此山也知道自己的微弱與渺小。人生百年，好似白駒過隙；身高七尺，不過芥子塵粒。

人登高山，是登山，也並非登山。每每一級一級，上到高處，四顧蒼茫，天地盡收眼底，方知從前所見不過一隅。此境非俯視，非仰觀，而是與雲氣相吞吐，和山色共沉浮。極目之下，不全是眼力所及，更是心胸所容。

暮色圍上來，要下山了，又過南天門，晚風掠過耳際，竟與童年外祖母搖蒲扇的涼風殊途同歸。遙遙看見石階幾丈遠的山崖一株桃花，是白桃。四月黃昏天光下，初放的花蕾有些瘦弱，有些單薄，風吹過，枝頭又多了幾分瑟瑟，如古畫在暮色中顫抖。我是那花，那花即我，有些瘦弱，有些單薄，卻依舊每一朵向陽朝天。

同登泰山者，魯人王川、王展。



君子玉言
小 杏

香港上環的荷李活道，不僅賣收藏文玩寶物，其本身也是一處挖也挖不盡的尋味寶藏。「從皇后大道中往山上走，也許你給弓弦巷和摩羅上街的小攤、穿得並不光鮮卻聚精會神在討價還價的人群吸引，停住了腳步，埋在某一小堆中，出神聽他們怎樣用最粗卑的語言，說着一塊他們心愛的古雅玉器。然後，你再往樓梯街向上走，穿過荷李活道，再從文武廟旁邊經過，抬起頭來，就會看見一座紅磚塔，塔上嵌着『青年會』三個大字……其實，那不是塔，只是一大座紅磚房子的突出部分，它坐落在必列者士街五十一號……」作家小思這樣寫道。

這座中西元素糅合、紅磚綠瓦頂的小樓，掩映在一片現代摩天樓宇之間，並不顯得突兀。就像荷李活道這條街本身，新舊交糅，可是整條街「仍鎖纏着古老、歷史的氣味」，我總覺得這片街區最有老港味。曾經路過這座老樓，因其古雅的樣貌，走進去一探究竟，裏面是青少年服務中心，開設有各種興趣班之類的。

可惜那時我並不知道——九十八年前，魯迅來到香港，正是在這裏作了兩次演講。一九二七年的二月十八日午後至二十日清晨這兩天，成了香港文化史上重要的一筆。

此前，魯迅剛剛於一月中旬從廈門來到廣州，任中山大學教務主任兼文學系主任。此番來港，是先生第一次、也是唯一一次。他是應香港青年會之邀（一說是以《大光報》名義邀請），作短暫講學。

近百年前早春二月的香港，正下着一場大雨。魯迅在許廣平陪同下，從廣州抵達香港。當時他們尚未結婚，還是一對戀人。

當時的香港，已被英國殖民統治多年，傳統文化與殖民文化交織，新文化思想

魯迅在香港(一)



▲位於上環的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。

的傳播受到諸多限制。

抵港當晚和次日（十九日）下午，香港都在雨中。魯迅作了兩次演講。先生演講的內容十分嚴肅，一篇題為《無聲的中國》，另一篇為《老調子已經唱完》。前者在當時的報紙上刊出了，後者因故沒有發表。在今人看來，文章「長是長了些，但現在讀起來，慢慢品味，不禁驚訝：文章不老。」

至於先生講了什麼，暫且按下再敘。當中的一些花絮頗為感人有趣。

有當時的聽眾後來寫文描述，「魯迅君演講的姿態，頗有崖岸自高的氣象，不作溫和的表情，大抵他是血性的人，所以所講的話都含有嚴肅之氣。」「這種神態，合於演講的姿態，可不深論，但是他所發揮的話確有意在言外之妙，這是很可喜的。」

「魯迅所穿的衣服，是愛國布袍，所穿的鞋，是中國式的布鞋，茸茸的鬚子，長長的頭毛，道貌岸然，活現一學者的容貌。觀其狀，頗如抱殘守缺的冬烘先生，決不是趨新一流。」「但他的言論，都是極端的趨新的。」

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六日香港《文匯報》所載劉隨的文章回憶，魯迅兩次「演講時都穿着淺灰布長衫，腳上是陳嘉庚黑色帆布膠鞋，吸的是當時售價每包兩角的近於廉

價的美麗牌香煙，煙嘴還是套上象牙的。」演講前在招待室裏，魯迅不停地一支接一支抽煙，「似乎由於要講話多時，非吸飽不可。」

我讀到這裏，不免猜測「陳嘉庚黑色帆布膠鞋」是什麼樣的？問DeepSeek，告訴是陳嘉庚先生在其創辦的工廠中生產的一款經典鞋款，帆布鞋面、橡膠鞋底，價格平民，在廈門華僑博物館、陳嘉庚紀念館有展品。

演講現場的氣氛相當熱烈，聽者約有五六百人，把基督教青年會的小禮堂擠得滿滿的。由於座位不夠，有些遲到者只好站着聽講。時人回憶，「以為當日聽眾和我表同情的必不少其人。我們從當日他演講到最興會淋漓之時，座眾的鼓掌聲裏，便可測知了。」

我有點好奇：這位傑出鄉賢一口濃重鄉音，香港的聽眾怎麼會聽得懂還掌聲頻頻呢？

時人記述，「由於魯迅是浙江紹興人，帶着濃厚的家鄉口音，話很不好懂。但許廣平翻譯得很好，活潑、傳神，所以聽眾精神非常集中專注，而且自始至終都情緒飽滿、熱烈。」「這回魯迅君演講，是得一位中山大學助教許廣平女士為他翻譯，許女士畢業於北大，對於國語，素是研究，故為他作舌人，勝任愉快。聽講的人很佩服她，感激她。」

作家小思感慨：「穿着淺灰色布長衫的中年人，用他濃厚的紹興鄉音向台下的人講話——台下，幾乎全是聽不懂他的話的香港人，靠着另一個人的翻譯，專注地聆聽……」

這個鄉音這樣說：「只有真的聲音，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……」「欲要世界明白我們說話，用舊感情舊思想是不行的……」

魯迅的香港之行雖短暫，卻如同一束強光，穿透了當時的陰霾。

榮 枯



如是我見
文秉聰

突兀，一陣微風吹動，就要折斷。

才經過多少日子？大廈對面這棵欖仁樹竟然以高速改換了門面。樹枝上爆發出葉子，雖然個子小，卻是密密匝匝。葉色淡青，清新鮮嫩。新染的綠色，還沒有滲

透葉子的筋骨，大概一陣暴雨，就可以把新綠洗掉。

從此之後，每次外出我都要停在樹下，抬頭細看幼葉，觀察其大小變化，顏色發展，默默記住，詳加比較。葉子的生命力旺盛，生長速度驚人，每天都長一個尺碼，嬰兒的嬌小手掌，不消多少日子，就飽滿滋潤，長至成人的巴掌一般大小。而且葉子的數量越來越多，枝桠上繁盛起來，沉重起來，一叢蓊鬱，散發出勃發的氣勢。得雨露供給，葉子的顏色漸次加深，由最先青澀的、滲出些許隱約淡黃味道的初生綠，一層接續一

層，不斷加添色澤，至一樹蒼翠。於是，一棵繁茂的欖仁樹再度形成，重新在陽光下英姿煥發。

我告訴丈夫這件事，他聽過之後，只是淡然一句：「長得快，不就是衰敗得快？」他的評語也許真實，但也客觀得不近人情，顯得掃興。欖仁樹是四季樹，四時姿態不同：春暖嗀新綠，夏雨發榮華，秋風揉紅葉，冬寒落枝桠。它順應自然環境變化，遵守循環定律，榮枯有時，盛衰有序，克盡己任，這就是它值得人尊重之處。欖仁樹按時榮枯，人也如是。